

如何記憶一座城市

莊怡文(註*)

新竹知事櫻井勉漢詩中的旅臺生活



一、新竹沿革與日人漢文學在臺發展概述

自明鄭時期以來，臺灣的各項發展由南而北、由西而東逐漸擴展開來，清領臺灣後期由於經濟重心的北移，臺灣的政治重心與建設逐漸偏重北部。而新竹地區，在康熙 23 年（西元 1684 年）臺灣正式收入清朝版圖後，隸屬於諸羅縣，此地向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清代新竹地區（包含現今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的科舉仕人數量大增，文人間的集會結社活動熱絡非凡，自道光、咸豐年間的竹城吟社起，陸續有潛園吟社、斯盛社、竹社、梅社、北郭園吟社、竹梅吟社等詩文社團的出現，這些熱烈的詩文交流活動，也說明了新竹地區文學創作活動的興盛與長足發展，故學者曾以「北臺文學之冠」之稱嘉許新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註 1）。在光緒 21 年（西元 1895 年）臺灣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後，新竹地區的詩社活動狀況更值得注意。此年日人於新竹縣衙開設臺北縣新竹支廳；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全臺設置一府三縣（臺灣總督府、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新竹地區屬於臺北縣新竹支廳；明治 30 年（西元 1897 年）增設新竹、嘉義、鳳山三縣，櫻井勉在此時任為臺灣日治時期新竹縣的第一任知事；隔年三縣皆廢，新竹廳設立，櫻井勉依願免官歸返日本（註 2）。

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註 1：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五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7 年，實為 88 年 11 月出版），頁 91-139。

註 2：以上新竹地方制度沿革史參考 (1)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昭和 13 年 9 月 29 日發行，臺一版於民國 74 年 3 月由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2)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文化資產個案導覽 [相關網址為 <http://www.hach.gov.tw/hach/frontsite/dispatch.do?def=frontsite.index>]。櫻井勉任命與免官訊息參考緒方武歲編輯，《臺灣大年表》復刻版（臺北印刷株式會社，大正 14 年初版，昭和 13 年四版發行）。

在櫻井勉自新竹知事卸任後，新竹地區的各项建設仍持續發展，明治34年至大正9年間，因此地人口爆增，於是大正9年新竹廢廳改為州，州下設八郡（註3），範圍廣大，可見新竹地區在日本治臺後，其發展與重要性可謂僅次於臺灣總督府所在之臺北。來到臺灣新竹任職的櫻井勉，是日本來臺眾漢文人之一人，明治維新之後，漢學在日本逐漸沒落，由西／新學取而代之，漸漸失勢的日本漢文人，部分在乙未割臺後選擇來臺發展、協助總督府建立殖民政權。此類日本漢文人與臺灣本地文人在文學／文化上較少



▲ 櫻井勉米壽紀念攝影（1930年，詹雅能提供）

隔閡，因此在詩文交流上頗為興盛，開啟了日臺漢文的發展新頁。根據楊永彬的研究，在臺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來臺前（1898年3月29日），雅集活動已非常頻繁，發表詩作的日人約有兩百人左右（註4），其中1896年創刊的《臺灣新報》成為主要交流園地，同年玉山吟社的設立也促成日臺人詩文唱和的種種活動。兩年後，《臺灣新報》（1896）與《臺灣日報》（1897）被合併為《臺灣日日新報》（1898），此報為日治時期臺灣重要的官方三大報之一，是發行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提供日本漢文人與臺灣文人詩文交流的廣大園地。日本與臺灣的漢文學於此階段開始匯流、互相影響，儘管許多先行研究指出詩社活動與揚文會、響老會等可能隱含總督府政治籠絡意圖，然而本文想要探究的側面是，在日臺漢文發展於殖民地臺灣匯集的關鍵時刻，日本漢文人（部分日本漢文人同時具有官職）在臺灣的行旅經驗為何？其與臺灣文人的互動又是如何？以下即以雅好漢文學亦任為總督府官員的櫻井勉作為本文研究對象。

註3：新竹州下之八郡分別為新竹郡、竹東郡、竹南郡、苗栗郡、大湖郡、中壢郡、桃園郡、大溪郡。此資訊參考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同註2。

註4：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錄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頁115，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櫻井勉（1843-1931）作為日治時期新竹縣的第一任知事，在位期間多與當地文人詩文往來，並極力提倡文風、振興文壇。目前與櫻井勉相關的研究已有〈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註5）一單篇論文，文中對於櫻井勉於新竹的人際往來多有著墨，然而更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身處殖民者位階的他，何以成為臺灣文壇領導人之一，並能與臺灣文人以漢文學來往交流、建立情誼？他的旅臺生活又是如何？櫻井勉1898年自新竹縣知事卸任後，1907年又再次抵臺，而後擔任新竹製腦株式會社社長，詩作中滿溢對於舊日新竹生活的思念與感懷，頗令人對其新竹生活充滿好奇。因此，本文擬以櫻井勉的漢詩作品（其創作多以漢詩為主），描繪建構其旅臺生活。



二、櫻井勉的到來

明治30年（西元1897年）櫻井勉任為新竹縣知事（註6），在臺時間雖未滿一年，但極力重振文風、復興文壇，對於新竹地區的文學發展影響極大。其離職九年後又再度來臺，明治40年（西元1907年）新竹製腦株式會社成立，櫻井勉任為社長。綜觀其旅臺經驗，皆與地方仕紳互動頻繁並建立友好關係，也以其人脈帶動了新竹地區的文風，然而櫻井勉究竟為何許人呢？以下為櫻井勉1931年過世後，《臺灣日日新報》所刊登的個人小簡介：

明治元年任藩之貢士，其秋任藩學弘道館校長。同二年為藩之少參事，累進為

註5: 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社會科教育學報》第六期（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民國92年），頁1-28。

註6: 櫻井勉於明治30年（西元1897年）5月27日任命為新竹縣知事，乃木希典時任第三任臺灣總督；明治31年（西元1898年）2月26日兒玉源太郎就任為第四任臺灣總督，5月2日櫻井勉離職，6月20日總督府公布地方官官制改正，廢新竹縣，將原新竹支廳畫歸臺北縣管轄。因此櫻井勉的離開應是與日治初期一連串的地方官制更動有關。以上參考資料同註2，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緒方武歲編輯，《臺灣大年表》復刻版；與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文化資產個案導覽（查詢關鍵詞：新竹州廳）。

大參事。廢藩後，歷任松山縣權參事租稅權助，內務省地理寮五等出仕，兼地租改正局五等出仕，內務次書記官，地理局長，山林局長等。同二十二年，出任德島縣知事，後罷官，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其後再起為山梨縣知事，次到臺灣任新竹縣知事，終任神社局長。同四十年，恩賜錦雞間祇候，解組後未幾復到臺灣新竹，被舉為新竹樟腦會社社長。……大正年間臺灣共進會開會之際，又嘗躬歷臺灣，當其時年已七十二、三矣。……昭和四年，亦曾一次欲重到臺灣，云被其夫人以年齒太高，力勸乃止。（註7）

櫻井勉，號兒山，五十四歲時初次來臺任官，先前在日本的官職經歷相當豐富。二次來臺時，其工作性質已自政務相關內容轉向商務相關內容，被推舉為製腦會社社長。再次返日後，昭和四年左右一度欲重遊臺灣，然其夫人擔心櫻井勉以古稀之年遊臺恐有閃失，故作罷，可見在櫻井勉心中，再次遊臺是其心願，而新竹生活是他念念不忘的回憶。

櫻井勉個性曠達樂觀亦不失幽默感，如其在年屆八十七歲時寫下〈口占〉一詩，述其「近被三魔身上纏，三魔名叫懶忘眠」（註8），以懶散、健忘、愛暈三魔調侃自己高齡生活的無奈，逗趣且較少消沉味道。兩年後又寫「余年垂九十，亭午不曾眠。鄰里多童子，闖園欲捕蟬」（註9），街坊鄰里小孩活力充沛，其嬉鬧聲似乎擾得櫻井勉難以小寐，高齡又愛暈的他感到有些無奈，但似乎未大動肝火。可惜在此詩寫完後約一週，其因心臟麻痺以八十九歲之高齡過世（註10），然而在此系列同題詩作中，卻少消極厭世之情，如櫻井勉雖年近九十，卻仍「偶得故人詩，吟詠還吟詠，不知漏刻移」、「醉對月明吟」、「坐對一瓶酒，醉吟數首詩」

註7:《臺灣日日新報》第11325號，1931年10月22日第四版夕刊。

註8:兒山櫻井勉，〈口占〉，《臺灣日日新報》第10478號，1929年6月20日第八版朝刊。

註9:兒山櫻井勉，〈垂秩亞詠（中）〉，《臺灣日日新報》第11309號，1931年10月6日第八版。

註10:櫻井勉於1931年10月10日以風邪靜養，至12日上午五點半突然心臟麻痺，以89歲高齡去世。此訊息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11325號，1931年10月22日第四版夕刊。櫻井勉自1931年發表百首〈垂秩亞詠〉五絕組詩，皆以「余年垂九十」作為首句，在櫻井勉過世後，《臺灣日日新報》亦言櫻井勉「自今春以來，已閱半歲，無憂無病，故名曰『垂秩』詠詩」（出處同為前引訊息），可見櫻井勉老年生活頗為愉快，心臟疾病應為突發性狀況。

(註 11)，友人鄭鵬雲讚其「年老心未老，神清筆亦清」(註 12)，或許就如同櫻井勉所自言，「櫻叟長生不識憂，經過八十八春秋」(註 13)，因為不識憂而得長生，也因為這般開朗個性，使他贏得許多珍貴友誼。

初到臺灣的櫻井勉留心風雅，熱心於重振清領時期新竹活躍的詩社(註 14)，詩社雖在櫻井勉回日本後暫時停歇，但竹塹吟風卻在他的鼓舞下再度興盛，新竹日治時期第一個由臺人組織的詩社「奇峰吟社」於 1909 年成立，櫻井勉雖非社長，但頗具功勞。而其漢詩文表現，《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其「文采風流，酷肖東坡」(註 15)，而個性開朗直率的他自言「作詩何必慕蘇韓，飲酒闌時興亦闌」(註 16)，櫻井勉文字淺白流暢，確為其所謂「飲酒闌時興亦闌」，少刻意雕琢或賣弄典故，而其達觀性格與高知名度亦似東坡。如此樂觀的櫻井勉，作為日治初期新竹文壇之精神盟主(註 17)，其旅臺生活究竟如何呢？以下針對其漢詩作品分論為兩大項：帝國之眼下的風土民情、重視友情且樂於出遊。前者主要探討櫻井勉於異地／殖民地的新觀察，如臺灣的炎熱氣候、風土民俗以及不可避免的殖民、理蕃問題；後者則聚焦於其在臺活躍的人際往來與遊覽，希望透過此多重面向之探討，繪出其旅臺生活面貌。

註 11: 以上三詩句皆出於兒山櫻井勉，〈垂秩亞詠(中)〉組詩，同註 9。

註 12: 鄭鵬雲，〈送兒山詞伯歸內地次韻〉，《臺灣日日新報》第 3618 號，1910 年 5 月 20 日第一版。鄭氏讚美時，櫻井勉年六十七歲，雖仍未達耄耋之高齡，卻也可視為鄭氏對於年過花甲的櫻井勉之正面印象。

註 13: 兒山櫻井勉，〈米壽雜吟〉組詩第七首，《臺灣日日新報》第 11032 號，1930 年 12 月 31 日第一版。

註 14: 《臺灣新報》〈重開吟社〉(1897 年 11 月 12 日第 354 號)與〈詩社紀勝〉(1897 年 12 月 12 日第 378 號)兩文皆記載了櫻井勉欲重開吟社一事。

註 15: 〈製腦會社長歸內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605 號，1910 年 5 月 5 日第五版。

註 16: 兒山櫻井勉，〈客溪紀遊雜詩(三)次汪氏韻〉，《臺灣日日新報》第 3032 號，1908 年 6 月 10 日第一版。

註 17: 「精神盟主」一詞引用同註 5，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頁 17。



三、「新政與花共競妍」：帝國之眼下的風土民情

標題「新政與花共競妍」為櫻井勉於 1922 年所寫之詩句（註 18）。作為一日治初期的殖民政府官員，櫻井勉的觀看視角較難以脫離殖民與帝國主義角度，但自其身分而言，這是極為自然的。因此筆者以「帝國之眼下的風土民情」作為標題，意在點出櫻井勉的主要觀點。初來到南方異地的他，首先直接感受到的是氣候與風俗的差異；而在工作上，必須在短期內了解新殖民地的狀況並使人民歸順，因此殖民政策與理番政策，是櫻井勉詩作中多次提及的主題。

1. 臺灣的氣候與風俗

臺灣夏季炎熱的氣候一直是在臺日人較難適應的部分，相較於北國日本的夏天，櫻井勉即言臺灣「夏晝苦他熱且長」（註 19），不過他心中似乎有幾處消暑勝地，因此下句即接「同人步到客溪陽，綠蔭如屋清如水，消受羲皇以上涼。」另一首寫於夏日的〈客溪紀遊雜詩〉亦述：「客溪橋下共觀瀾，日永風涼心亦寬」（註 20），如何休閒、避暑，成為櫻井勉盛夏生活的重要活動。1907 年櫻井勉尚在臺灣的時候，恰在炎熱的五月天行旅至臺南，時作〈臺南途上次中谷渭山詞宗見惠韻〉（註 21）一首：

註 18: 摘自兒山櫻井勉，〈潤菴外史寄似大雅集賡田臺灣總督韻〉，《臺灣日日新報》第 7875 號第三版，1922 年 5 月 2 日。此詩意在讚美臺灣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之新政，此詩亦可代表櫻井勉對於日本治臺表現的看法，故筆者引之為標題。田健治郎（1855-1930），出生於日本丹波國冰上郡，與櫻井勉同為兵庫縣人，為臺灣第八任總督，任職時間為 1919 年 10 月至 1923 年 9 月，為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任內治臺方針為內地延長主義。以上資料參考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民國 90 年）。

註 19: 兒山櫻井勉，〈客溪記遊雜詩（一）客溪即景〉，《臺灣日日新報》第 3030 號，1908 年 6 月 7 日第一版。

註 20: 兒山櫻井勉，〈客溪記遊雜詩（二）次楊氏韻〉，《臺灣日日新報》第 3031 號，1908 年 6 月 9 日第一版。「客溪」為新竹客雅溪，詳見下段「竹塹之遊覽」的介紹。

註 21: 兒山櫻井勉，〈臺南途上次中谷渭山詞宗見惠韻〉，《臺灣日日新報》第 2724 號第一版，1907 年 6 月 4 日，同日漢文報亦載。

花有佛容紅欲然，人如羅漢又如仙。薰風五月臺南路，懷起延平建國年。

位於臺灣南方的臺南，恐怕比櫻井勉久待的新竹炎熱，在此炎風迎面的五月天，除了感受到熱氣，他還想起了鄭成功。前兩句描寫旅程入眼所及，第三句點出臺南之炎熱，最後一句則聯想到曾在臺南設府統治的延平郡王。

櫻井勉歸返日本後，與木村君共飲，席間似乎又憶起了臺島生活，然而所憶竟不出臺島之夏日蒸溽：

臺島炎蒸何烈烈，汗流喉渴人將絕。君家引得一條泉，洗盡世間三伏熱。(註 22)

臺灣夏日之炎熱，幾乎要把人身上的水分都吸光了，因此「汗流喉渴」，還好朋友引來一條泉，得以補充身上的水分並消暑。

對於臺灣氣候與環境不適應的心情，常出現在日本漢文人的詩文中。如 1899 年抵臺的中村櫻溪（1852-1921），居臺八年多，1907 年離臺時曾撰〈居臺九樂八苦〉一文（註 23），他認為臺灣生活有九樂八苦，其中的八苦分別為：長暑、霖雨、癘疫、離群、蚊害、蚘患、人險、政變，其中「長暑、霖雨」表現對於臺灣濕熱氣候的不適應。而 1900 年抵臺的小泉盜泉亦道：「流火南州方溽暑，科頭把扇對秋晴」（註 24），秋日亦似溽暑，而在真正的夏日他只能「南來日日貫壺冰」、「謀生適觸火

註 22: 兒山櫻井勉，〈木村君招飲席上〉，《臺灣日日新報》第 5421 號第三版，1915 年 8 月 4 日。

註 23: 中村櫻溪（1852-1921），本名忠誠，字伯實，櫻溪是他的別號，日本東京人。〈居臺九樂八苦〉收錄於其 1908 年於東京出版的《涉濤三集》中。關於中村櫻溪生平及其詩文可參閱筆者拙作〈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五號（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 6 月）。

註 24: 小泉盜泉（1867-1908），字子潔，本名小泉政以，日本奧州盛岡人。〈單闕集·新秋〉，《盜泉詩稿》（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914），本詩作於 1903 年，關於小泉盜泉生平及其詩作分析可參閱筆者碩論〈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臺中：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2 年 1 月。

雲層」(註 25)，可見南國氣候對於來自高緯度的日本人來說，著實為一生存挑戰。

除了氣候外，臺島風俗亦是櫻井勉觀察之面向，如 1898 年櫻井勉於林家潛園重開詩會，題為〈潛園探梅〉，詩作即敘寫臺日卉木之異：



▲ 潛園爽吟閣 (李澤藩畫)

曳杖徜徉幽苑中，久霏逢霽喜何窮。臺灣卉木多殊異，惟有梅花似日東。

在連日陰雨後喜逢晴天，諸人圍聚在美麗的潛園中，櫻井勉在此冬春交際之時注意到臺灣與日本卉木迥異，只有梅花似日東。此詩呈現了臺灣冬末春初的天氣，而此不同的天氣亦創造出不同的植物面貌。巧的是，潛園舊時主人正為清朝詩人林占梅，名字亦有「梅」，此詩會以「潛園探梅」為詩題，除了此題曾為新竹八景外，不知是因景而作、抑或是隔空問候舊主人？

臺灣漢族文化來自中國大陸，中國的新年是以陰曆（舊曆）為主，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則是以陽曆（新曆）為主，自其〈二月十日雜詩〉(註 26) 可發現兩地的過年習俗大不同：

鄰比都為爆竹聲，始知陰曆已新正。東人不倣臺灣習，獨對清池舉酒觥。

正當陰曆月正天，曳杖徜徉陌又阡。不料邦同風迥異，家家一樣貼紅聯。

主客齊為出石人，異鄉相對共迎春，所談都是故鄉事，尚論古今時笑顰。

臺灣人習慣會在農曆初一的凌晨放鞭炮嚇走年獸，而日本人過年並未有

註 25: 小泉盜泉，〈南游存稿·滬尾廨舍題壁〉，《盜泉詩稿》（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914），本詩作於 1900 年。

此習俗，獨在異鄉臺灣為客的櫻井勉似乎有些不習慣，只能舉著酒杯對著水池獨飲。第二首後兩句點明臺灣與日本現在雖已為同一國，但過年風俗仍有差異，在他眼中唯一相同的即是「貼紅聯」。這是特別的異鄉年節新體驗，他與同在異鄉為客的同鄉人共迎春，談論故鄉事，似乎在這樣熟絡的氣氛中才漸展笑顏。

日治時期來臺日人，多半能在異鄉臺灣體會兩種文化接觸時的殊異感以及隨之而來的好奇心，如前述的花卉與新舊曆年的差異。因此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初期，許多文人、官員無論是出於自身興趣或是工作之需，多半進行了一些記錄臺灣風俗、或是比較臺日風俗的書寫。佐倉孫三是1895年第一批與臺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一起搭乘橫濱丸來臺任職的日本人，他的警務工作使他需要在臺灣各地進行探勘，其1903年出版的《臺風雜記》（註27）是日治時期首本紀錄臺灣風俗的書籍。1898年來臺的初山衣洲亦撰有未曾出版的手稿《臺灣風俗詩》（註28），可見在日治初期，日本人對於臺灣的好奇與探索之心，多呈現在其詩文創作與公務紀錄上，這些文本即是研究臺日文化接觸時的佳材，並能凸顯臺灣風俗之特色。

2. 總督府的殖民與理番政策

1897年5月，總督府改正臺灣地方制度，櫻井勉受命為新竹縣

註26: 兒山櫻井勉，〈二月十日雜詩〉組詩七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539號第一版，1910年2月16日。

註27: 佐倉孫三（1861-1941），號達山，日本福島縣二本松人。《臺風雜記》於1903年出版，1904年又出版《閩風雜記》，足見其對於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興趣。佐倉孫三於《臺風雜記》前言即表明他著作此書是因為「在總督府民政局，公務之餘，摘記其人情、習俗、家庭、產物等與我本土相異者一百餘事，題曰「臺風雜記」以供施政之資料。」。

註28: 初山衣洲（1858-1922），本名初山逸，字季才，號衣洲，日本愛知縣人。筆者《臺灣風俗詩》之手稿，是由數年前時任臺大臺文所博士後研究員的許時嘉博士所提供，其於日本取得手稿，後提供給筆者碩論指導教授廖振富教授作為研究使用，筆者因此得悉此資料。



知事(註29)，6月初來到臺灣正式上任(註30)，展開其殖民地生活。直到1898年5月初卸任(註31)，這段時間報刊上與櫻井勉相關的記載，多為其公務旅行報導以及詩友往來之消息。1907年5月櫻井勉再次以公務渡臺(註32)，同年11月新竹製腦株式會社設立(註33)，櫻井勉任為社長。此次渡臺，其著有〈渡臺舟中雜詠〉(註34)組詩五首，述盡其渡臺心情，其第一首：

誰知黃海舊艍艍，金碧玲瓏粲有光。借問當年爭戰狀，船員笑指菊花章。

「艍艍」即「艍艦」，指大型戰艦，而黃海是舊時中日甲午戰爭兩國海軍激烈對戰處，來臺途中櫻井勉想起了這段歷史，「菊花章」是日本榮典制度最高等的勳章，授予對國家有功的人，「船員笑指菊花章」除了暗指此船員可能參與過甲午戰爭而有卓越表現，亦表現船員與櫻井勉對於此戰爭之勝利與戰後日本的發展感到滿意而與有榮焉。甲午戰後的馬關條約串起了櫻井勉與臺灣之間的關係，此淵源故事亦常出現在日本漢文人詩作中。

註29: 地方制度改正消息可見於緒方武歲編輯，《臺灣大年表》復刻版(臺北印刷株式會社，大正14年初版，昭和13年四版發行)，最早可見《臺灣新報》第218號(1897年6月2日)〈新制縣廳〉，櫻井勉任官消息最早可見於《臺灣新報》第194號(1897年5月5日)〈新任知事〉。

註30: 《臺灣新報》第235號(1897年6月23日)〈櫻井知事〉一文記載，櫻井勉於昨日搭乘橫濱丸入港，並投宿於臺北大稻埕。

註31: 櫻井勉卸任的消息，依，《臺灣大年表》復刻版記載是為1898年5月2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1號第三版(1898年5月6日)〈臺灣各縣知事の交迭〉一文記載「三日午後七時二十二分東京發，四日午前八時三十分臺北著」。

註32: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714號第四版(1907年5月23日)〈歡迎舊知事〉一文報導，櫻井勉於本月12日抵臺，新竹廳長里見君率縉紳歡迎，舊知鄭如蘭等尤極酬應，「當時曾受恩深者，愈趨之恐後矣」，可見新竹臺人亦喜櫻井勉之光臨。同報5月28日第三版〈兒山氏之踪〉亦有相關消息。

註33: 《臺灣大年表》復刻版記載櫻井勉於1907年11月13日任為社長。

註34: 《臺灣日日新報》第2703號，1907年5月10日第一版，同日之漢文報亦載。

歸返日本後，櫻井勉著有〈臺灣占領廿年有作〉(註 35)：

恩雨恩風二十春，喜看膏澤被新民。生蕃土匪漸豹變，齊頌日東天子仁。

此時日本已治臺二十年，櫻井勉肯定政府之善政，連臺灣的生蕃、土匪似乎也漸漸歸順、不再造反，齊聲讚頌此刻的新任大正天皇(註 36)。時至 1920 年代的臺灣，開山撫番事業依然是日人施政的重點之一，如持地六三郎〈番地所感〉(註 37)所言：「省識恩威須並濟，要敷皇化及蕃民」，認為應該用恩威並濟的方式教化原住民，他在〈出番地〉(註 38)又言：「理蕃事業非容易，省識前賢費苦辛」，顯見日人在處理原住民相關事業的關注與用心。

然而，在殖民地臺灣，總督府究竟是用何種方法使番民歸順呢？1907 年櫻井勉第二次抵臺不久，新竹廳長里見義正與警務課長小澤武憲共同討伐新竹內灣溪之原住民聚落，決意先攻舊砲臺(註 39)，櫻井勉據此事著有〈麥樹仁舊砲臺即事〉(註 40)組詩 12 首，以下節錄四首：

將軍測敵那神哉，第一奪他舊砲臺。先則致人其是耳，蕃奴退卻不重來。(註 41)(組詩第 2 首)

註 35: 兒山櫻井勉，〈臺灣占領廿年有作〉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第 5385 號，1915 年 6 月 17 日第十一版。

註 36: 大正天皇於 1912 年即位，為明治天皇之子，本名「嘉仁」。

註 37: 持地六三郎(1867-1923)，日本福島縣人，〈番地所感〉，《臺灣游草》。《臺灣游草》為持地六三郎在臺期間的漢詩集，1923 年於日本東京出版。

註 38: 持地六三郎，〈出番地〉，《臺灣游草》。

註 39: 此砲臺應位於現今新竹縣橫山鄉、尖石鄉交界，近內灣風景區。《臺灣日日新報》將此詩題誤植為「麥種仁舊砲臺即事」，應為「麥樹仁舊砲臺即事」，「麥樹仁山」與「舊砲臺山」位於現今新竹縣橫山鄉、尖石鄉交界。

註 40: 兒山櫻井勉，〈麥樹仁舊砲臺即事〉組詩 12 首，《臺灣日日新報》第 2737、2738 號，1907 年 6 月 20、21 日第一版。下引詩作標明「□」者，為難以辨認之字。

註 41: 詩後註：「小澤課長將討溪蕃，溪蕃合兵扼內灣溪，課長出奇不意先取舊砲臺，溪蕃大阻。」



峯勢屹然臨砲臺，蕃奴固守抗王師。將軍麾十乘風雨，攻取虜□建旭旗。(註42)(組詩第3首)

蕃族未曾知灌溉，燒夷林樾代□田。茅間時有枯樟在，驚見神龍下九天。(註43)(組詩第5首)

蕃族從來常好殺，耄倪男女不曾曉。官廳已講防非策，增設廿餘隘勇寮。(註44)(組詩第11首)

引詩之前兩首描述日方進攻時的神力與威風，即使原住民堅強抵抗，仍不敵日軍之擊。後兩首則以日人觀點解釋討蕃原因，原住民多以焚林燒墾來經營農業，而此方式難有高效率、高產量，因此日人希望能糾正原住民此習尚。然而原住民無論男女老少都不了解焚林燒墾的缺點，其好殺之性使日方官員難以好好勸說、講理，因此只好出此理番下策。

日治前期日人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治理頗費心思，除了前述持地六三郎的詩例外，曾任臺灣總督府植產局、營林局技師的伊藤貞次郎，在臺二十年致力於農林工作，當然也少不了與原住民的接觸。其〈登阿里山歌〉(註45)有言：「曾誨蕃童理蕃務，操縱在手續可尋」，他奉命登阿里山植樹，此詩紀錄登山之感，他似乎在工作間已和原住民建立良好關係，使得他的工作得已順利進行，可見他應是以軟性友好態度來與原住民互動，與櫻井勉所經歷的武力討伐狀況大相逕庭。

然而此討伐新竹內灣溪原住民聚落的事件，兩方衝突應不全是原住

註42: 詩後註：「舊砲臺側有無名山一座，高舊砲臺數十，溪蕃戮力固守，課長轉衝溪蕃于尖石者，無名山守備漸弛，課長謀而知之，曉乘風雨急攻拔。」

註43: 詩後註：「溪蕃不知灌溉，焚林樾而□種。一再年更焚他所於此，枯樟挺然，點在各所不可一二數。」

註44: 詩後註：「課長新築隘寮二十餘□，而大率皆成高低呼應如連珠然」。「耄倪」應為「耄耄」。

註45: 伊藤貞次郎(1859-1923)，字暘谷，日本國大分縣日出町人。〈登阿里山歌〉，《劍潭餘光》。《劍潭餘光》為在臺詩作之總集，1914年在臺灣出版。

民「不曉」或「好殺」之緣故，原住民之燒墾為其文化傳統、其抗爭亦是保衛家園；但就日本殖民立場而言，促使臺灣經濟進步而使日本帝國獲益，是其治理方針之一，日人欲以定居農耕思想教化原住民，雙方無疑難以取得共識。櫻井勉贊成並支持此理番政策，此是日治時期日人表現之共相。



四、「竹城風月舊因緣」:重視友情且樂於出遊

「竹城風月舊因緣」為 1907 年黃植亭所寫之詩句，當時黃植亭透過中谷渭山介紹，與尾崎白水一同拜訪櫻井勉，四人相見歡並互相賦詩以贈（註 46）。本節主要即是探討櫻井勉與新竹詩友之互動、以及其在竹塹時的遊覽經驗，這些非公務活動增添了不少生活樂趣。

1. 與臺灣文人的交往情誼

自《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可發現櫻井勉不僅常參與詩文活動，且亦與好友互相贈詩，由標題與內容查看，櫻井勉曾贈送詩文的對象有日人中谷渭山、尾崎白水，臺人謝介石、黃植亭、李逸樵、楊鶴侶、黃潛淵、汪式金、王石鵬、王瑤京、鄭幼香、魏潤菴、王友竹、鄭十州、鄭如蘭、鄭鵬雲等，他人贈詩給櫻井勉、或曾出席同場詩會者尚不在此列，由此可見櫻井勉交遊之廣闊，樂於廣結善緣，與臺灣文人之間的互動良好。

櫻井勉 1897 年初來臺島時，即有意成立詩社，當時《臺灣新報》

註 46: 黃植亭，〈承中谷君渭山介紹，同尾崎白水拜訪兒山先生於朝陽旅邸，蒙款盛宴，席上賦呈，分韻得先〉，《臺灣日日新報》第 2741 號第一版，1907 年 6 月 25 日，同日漢文報亦載。此欄亦有櫻井勉三首詩，黃植亭一段詩後評點（評櫻井勉）、兩首詩，尾崎白水一段詩後評點（評黃植亭）。所引為標題之詩句，雖非櫻井勉所寫，但此「舊因緣」無論是溫馨的人際來往、或是歡樂的結伴出遊，都構成了櫻井勉美好的新竹記憶，並且是他難以忘懷的一段時光，故筆者引之為標題。

報導「櫻井勉知事憲，又以山梨名宦蒞治竹疆，於政事餘閒，留心風雅，擬開吟社」（註47）、「十一月廿八日新竹新開詩社，櫻井知事憲藉城西玉皇壇為吟所，並省觀農務……」（註48），由以上兩則新聞可知，櫻井勉欲開吟社並努力實行之。清領時期的新竹吟風興盛，日治初期一度沉寂，櫻井勉以在位者之姿提振文風，也使得許多愛好文學者紛紛興而參與。鄭幼佩在〈北郭園啟吟社序〉提到：



▲ 鄭如蘭（詹雅能提供）

如櫻井公者，先憂而後樂，發德業，為文章，春原有腳，冰可盟心，治竹二年，鑑空衡平，百廢俱舉，民胥賴之。其功業照人耳目，固有可傳者在也。

北郭園即為鄭幼佩家族之園林，為鄭用錫所建，此園、此吟社及其相關參與者，皆是使得清領時期新竹吟風不墜、文學大盛之奠基者之一。而櫻井勉作為日治時期地方官，在政權變換之時，除用心政事、亦留心風雅，對於新竹文人來說著實感激不盡。若不論其於政治上的殖民者心態，其注重且提倡漢詩文創作之舉，無疑協助了新竹地區的文學保存與振揚，可能也因此，加上其開朗直率、易於相處的個性，使他獲得了許多臺人友誼。

在櫻井勉第二次準備歸返日本時，著有〈將歸內地留別新竹諸同人〉（註49）一詩：

諸彥交何厚，開筵壯我行。階前百花發，窗外萬山清。酒漲如江海，心深似弟兄。陶然頻引滿，不顧月輪生。

由此詩可見櫻井勉與當地文人交情不淺，大夥兒還開筵替他送行，酒入肚腸，對這些友人的深厚感情感覺「深似弟兄」，似有萬般不捨離情。

註47:〈重開吟社〉，《臺灣新報》第354號，1897年11月12日。

註48:〈詩社紀勝〉，《臺灣新報》第378號，1897年12月12日。

註49:兒山櫻井勉，〈將歸內地留別新竹諸同人〉，《臺灣日日新報》第3618號第一版，1910年5月20日。

至 1924 年，櫻井勉已返日近 15 年，年歲已高，卻仍不忘新竹諸友人，同年隔海寄贈多首詩作給臺灣文人王友竹、鄭幼香、鄭十洲、李逸樵、魏潤菴等人，表達思念之情，其中賦贈鄭幼香與李逸樵之詩作如下：

北郭園存南海洲，當時幾度盡仙遊。不知庭上手栽樹，暢茂于今成蓋不。〈寄鄭幼香君〉（註 50）

夢寐相思別恨深，屋梁殘月未全沉。何時航過濤千里，重聽高山流水音。〈寄鄭幼香君〉（註 51）

北郭園是櫻井勉在新竹時數度暢遊之地，他以「仙遊」來譬喻當時的歡樂，然而當時所栽之樹不知是否已密布成蔭？「屋梁殘月」即「落月屋梁」之典故（註 52），表示對故友的深切思念。第二首前兩句描寫了友誼之篤與思念之深，後兩句則感嘆：「不知何時能再重遊此地呢？」



▲ 北郭園（錄自《北郭園的孔雀》）

櫻井勉於昭和 4 年曾欲重遊臺灣，然因年歲已高為其夫人勸止（註 53），臺灣之旅未能成行，因此僅能透過詩文互贈與臺灣友人聯繫，緬懷當年。在〈寄鄭十洲君〉（註 54）中殷殷詢問：「借問當時徵逐客，相攜

註 50: 兒山櫻井勉，〈寄鄭幼香君〉，《臺灣日日新報》第 8836 號第四版，1924 年 12 月 18 日。

註 51: 兒山櫻井勉，〈寄李逸樵君〉，《臺灣日日新報》第 8836 號第四版，1924 年 12 月 18 日。

註 52: 「落月屋梁」典出杜甫〈夢李白〉：「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以上參考清聖祖御定，《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7 年）第四冊，卷 218，杜甫三，頁 2289。

註 53: 此則報導可見本文註 6，昭和四年（西元 1928 年）櫻井勉已年逾 85 歲，的確不適合遠行，但卻仍心繫臺灣。

註 54: 兒山櫻井勉，〈寄鄭十洲君〉，《臺灣日日新報》第 8836 號第四版，1924 年 12 月 18 日。



時上古奇麼？」又在〈贈魏潤菴君〉(註55)中表白：「老來殊覺相思切，請示近成詩數章。」「古奇」為今日新竹古奇峰風景區，日治時期古奇峰郭牆有一小亭，亭畔有一碑，碑上有櫻井勉之題詩，1909年奇峰吟社於此開會時，櫻井勉「踞石放吟」，吟成即題詩於此，後有詩友篆書「兒山吟石」四字(註56)。櫻井勉頗為思念當時來往之詩友們，因此感嘆詢問：大家是否還常去古奇峰呢？新竹文人於日治時期常至古奇峰聚會，1909年5月「奇峰吟社」正式成立(註57)，首任社長為蔡啟運，此詩社可謂櫻井勉於新竹提振詩文的成果之一，也是他在臺灣所參與的重要詩文社團，對新竹日治時期文學發展與櫻井勉本人的生命歷程皆極為重要。1925年日本山陰大地震，臺灣文人紛紛關心櫻井勉之狀況，櫻井勉亦回報近況(註58)，可見不僅櫻井勉心繫臺灣，臺灣諸文人亦不時關切櫻井勉，遠距離友情隔海不減。

2. 於竹塹地區的遊覽生活

自上一段可知，櫻井勉與其詩友常至新竹古奇峰一帶遊覽、賦詩，古奇峰以「古奇遠眺」之景名列為新竹八景之一(註59)，其中「大觀山

註55: 兒山櫻井勉，〈贈魏潤菴君〉，《臺灣日日新報》第8836號第四版，1924年12月18日。

註56: 古奇峰與兒山吟石之資訊，參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遺碑保存〉(第3988號第三版，1911年7月1日)、〈安置吟石〉(第3353號第四版，1909年7月4日)。1909年5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3320號第一版刊有櫻井勉詩作〈館前有石平滑如榻，余踞此放吟，石鵬、瑤京、逸樵諸彥題曰：「兒山吟詩石」〉，由此可知題為兒山吟詩石者為王石鵬、王瑤京、李逸樵等人。

註5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306號第七版(1909年5月9日)〈奇峰吟社〉一文報導：「近來本島詩界，大有勃興之象，如瀛社、櫟社、南社，互相繼起，竹人素耽吟詠者，未免有見獵心癢，昨有詩人王瑤京出為發起，招集邑中諸同志，訂本月九日星期擬在古奇峰大觀山館，設為吟社。聞老師翁鄭如蘭、及內地名士櫻井勉……，亦欲與會。」同報第3315號第五版(1909年5月20日)〈騷壇韻事〉又報導：「新竹奇峰吟社第一期開會，原訂本月九日，因阻雨不果，改訂十六。是日騷人韻士臨會者二十餘人，內地兩詩翁櫻井、熊野亦到。」

註58: 此訊息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9010號第四版，1925年6月10日，電報一欄。內文節錄如下：「元新竹縣知事兒山櫻井勉先生，在官時極有惠政。自十數年前，由大久保歸隱於其故國但馬出石之有子山園，以詩酒自娛。此回山陰大震，臺灣人士多有寄書敬問起居者。近得先生回音，略謂震災實出意外，家中所湧出飲料水忽濁，餘別無被害。」

註59: 此訊息參考新竹市政府新竹新八景網站 <http://traffic.hccg.gov.tw/new8/Point08.htm>

館」是文人經常聚集之處，櫻井勉 1909 年「踞石放吟」處即為此館前，當時著有〈大觀山館〉（註 60）一詩：

大觀亭上解奚囊，免得人間一日忙。清爽全無分寸熱，不須高臥慕羲皇。

櫻井勉於公務閒暇時來到大觀山館遊覽、避暑，末句則表達對於此遊、此景之滿意。早在前一年夏天，櫻井勉即熱衷於夏日之避暑遊覽活動，1908 年他與一群臺灣友人至新竹客雅溪一帶遊賞，諸文人著有〈客溪紀遊雜詩〉（註 61）共 18 首，以下節錄兩首：

名公載酒我攜琴，世上幾人同此心。日暮酒酣琴亦倦，歸途遙指白雲深。（李逸樵，〈敬次櫻井公瑤韻〉）

散行客雅水邊村，欲見混混吐墨痕。何似吾儂苦吟甚，晨昏不已湧詞源。（櫻井勉，〈次黃潛淵外史韻〉）

客雅溪源自今新竹縣寶山鄉，李逸樵敘述此遊有酒有琴，在絲竹、清酒與好友的歡樂相伴下，不知不覺即日暮，也忘了夏日之炎熱。櫻井勉則因聽聞此溪相傳能「吐墨痕」，走在溪旁欲觀其景，似乎羨慕此源源不絕之湧流（如泉湧之文思），哪像自己晨昏苦吟卻常詩思匱乏？清同治十年，淡水同知陳培桂將「隙仔溪」（即「客雅溪」古名，櫻井勉所謂之「客溪」）口的「隙溪吐墨」納為《淡水廳志》中的八景之一（註 62），此景即為櫻井勉所謂「吐墨痕」。由諸文人之詩作可知，同遊者無

註 60: 兒山櫻井勉，〈大觀山館〉，《臺灣日日新報》第 3320 號第一版，1909 年 5 月 26 日。

註 61: 此行隨行人人有王石鵬、汪式金、黃潛淵、李逸樵、楊鶴侶等。〈客溪紀遊雜詩（一）〉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 3030 號第一版 1908 年 6 月 7 日，〈客溪紀遊雜詩（二）〉刊於同報第 3031 號第一版 1908 年 6 月 9 日，〈客溪紀遊雜詩（三）〉刊於同報第 3032 號第一版 1908 年 6 月 10 日，以上皆為第一版，且三日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亦有刊載。下引兩詩李逸樵〈敬次櫻井公瑤韻〉與櫻井勉〈次黃潛淵外史韻〉刊載日期分別為 6 月 7 日與 6 月 10 日。

註 62: 清朝同治十年陳培桂纂輯之《淡水廳志·封域志》（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2006）將「隙溪吐墨」納為「全淡八景」，將「隙溪墨水」納為「塹南八景」，見頁 121-122。另外「隙溪吐墨」亦為光緒年間新竹縣八景，以上參考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2002）頁 13-15。



不盡興，並在此世外桃源裡度過美好的夏日午後。

清朝新竹地區大家族所留下來的名園，亦是日治時期新竹文人聚會之處。1897年櫻井勉初來臺，年底表達欲重開吟社之意，1898年3月即於潛園重開詩會，吟題為〈潛園探梅〉（註63），諸文人就林家潛園之景進行創作，櫻井勉詩作如下：

暗香浮動影橫斜，來訪城西處士家。早識主人林作姓，園中到處種梅花。

潛園位於新竹城西，為林占梅於道光9年建立（註64）。此詩首句化用宋代林逋〈山園小梅〉（註65）之詩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於其中，而巧得是建立此園的潛園主人林占梅與林逋皆姓林，詩題皆與梅有關，此處應是櫻井勉作詩時的巧思。《臺灣新報》刊登處，說明櫻井勉自1907年即創開詩會，惜中間返日，自文人詩作中，除了可探潛園春日景色外，亦可知悉櫻井勉於新竹文壇之重要性。

1898年6月，櫻井勉等諸文人轉移詩會陣地，於新竹鄭家之北郭園開設吟會，詩題為〈北郭烟雨〉（註66），以下節錄兩首：

帶煙楊柳枝枝綠，含雨薔薇朵朵紅。昨夜城濠漲三尺，讀書聲在水樓中。（櫻井勉）

養花時節雨煙籠，萬木陰陰襯淺紅。觀稼水田鷺鷥起，扶藜人立畫圖中。（蔡啟運）

註63: 與會者有櫻井勉、鄭香谷、蔡啟運等人，詩作刊於《臺灣新報》第451號，1898年3月16日。「潛園探梅」在光緒年間已是新竹縣八景之一。

註64: 陳培桂纂輯，《淡水廳志·古蹟考》（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2006），頁58-59、469。

註65: 林逋，〈山園小梅〉：「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以上參考林逋，《林和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63年），頁124-125。

註66: 與會者有洪景濃、蘇商岩、櫻井勉、鄭香谷、蔡啟運、鄭鵬雲、鄭濟卿、王石鵬等，詩作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第47號第一版，1898年6月30日。「北郭烟雨」在光緒年間已是新竹縣八景之一。

北郭園在廳治北門外水田街，為鄭用錫於咸豐元年所建（註 67）。當時鄭用錫為北郭園擇選八景（註 68），其中「深院讀書」、「陌田觀稼」兩項於此似為兩位詩人所詠。櫻井勉敘及北郭園楊柳綠、薔薇紅，夜雨使城濠高漲，但「讀書聲在水樓中」，依舊是夏日讀書天；蔡啟運詩作前兩句亦寫園中美景，末兩句則描寫了水田邊受驚的鷺鷥，而人立此景如身畫中。諸文人詩作皆自不同角度描寫春末夏初之北郭園景色，徜徉在此疏煙細雨名園中。

由以上詩作可歸納櫻井勉於竹塹之遊覽，主要有古奇峰大觀山館、客雅溪（隙仔溪）、潛園與北郭園等，皆是與詩友結伴同行，同行友人以臺灣人居多，聚會多為詩會活動。所遊、所吟之各景點多為臺灣清領時期各地之八景，包括全淡八景、塹南八景、新竹縣八景等，不曉得櫻井勉是慕名主動而來、亦或是自在隨友而遊？無論如何，其對於新竹一帶著名景點皆有所訪，而這些短程行旅經驗即構成了他難以忘懷的臺灣記憶。



五、結論

臺灣日治時期第一任新竹縣知事櫻井勉，在臺任內積極提振新竹文風，1898 年自新竹縣知事卸任後，1907 年又再次來臺並擔任新竹製腦會社社長，旅臺時間雖不甚長，但其漢詩作品卻常流露對於舊日新竹生活的思念與感懷。觀其旅臺生活，身為日治時期旅臺官員，初來時不免帶著殖民與帝國主義視角觀看臺灣，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臺灣炎熱的天氣與異於日本的過年風俗，並關注且贊同總督府的殖民與理番政策，

註 67: 陳培桂纂輯，《淡水廳志·古蹟考》（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2006），頁 469。

註 68: 鄭用錫，〈北郭園新成八景答諸君作〉，見鄭鵬雲、曾逢辰輯，《新竹縣志初稿》卷四，文徵，頁 250。



此部分與大部分在臺日人頗為相似，但他何以晉身新竹地區文壇領導人之一、並博得許多臺人之友誼？生性樂觀開朗的他，個性隨和好相處，在臺熱心參與詩會活動、並有意創立詩社，在他的推波助瀾下，新竹於1909年終於成立日治時期第一個由臺人組織的詩社「奇峰吟社」。櫻井勉旅臺其間除盡心於公務外，閒暇之餘常與臺灣諸友人至新竹各地遊覽並吟詩互贈，所經之處如古奇峰、客雅溪、潛園、北郭園等皆是著名景點。

新竹向來文風鼎盛，在日治初期由於政權轉換，詩文盛事較為沉寂，櫻井勉身為日本官員，不僅雅好漢文學，更身體力行、籌辦活動，除了滿足其在臺的人際情誼來往，對臺灣人（尤其新竹地區文人）來說，眼見新竹文學發展得以再次興盛，多半是樂觀其成。由此個案可知，殖民時期來臺日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文學喜好不能完全畫上等號，在臺人眼中，日本官吏之舉措若能使一地區之諸層面能有正面發展，其殖民者之驕姿可能也易隨時間淡化。櫻井勉返日後仍對臺灣生活與友人念念不忘，臺灣友人亦不忘問候他，足見其臺灣行旅生活在其生命中舉足輕重。如何記憶一座城市？新竹自1897年走入櫻井勉的生命，至他1931年過世前，數次往來臺灣日本、與臺人魚雁往返等，其後半生近35年皆與臺灣密切相關，可謂是以生命記憶一座城市。

參考文獻

專書

小泉盜泉，《盜泉詩稿》（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914）。資料來源自國立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所主持之「全臺詩蒐集、整理、出版」計劃小組。

中村櫻溪，《涉濤集》（臺北：1903），《涉濤續集》（臺北：1904），《涉濤三集》（東京：1908）。資料來源自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伊藤貞次郎，《劍潭餘光》（臺北：1914）。資料來源自國立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所主持之「全臺詩蒐集、整理、出版」計劃小組。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閩風雜記》。資料來源自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之臺灣文獻叢刊。

林逋，《林和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民國 63 年）。

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民國 90 年）。

初山衣洲，《臺灣風俗詩》手稿，資料來源自曾擔任臺大臺文所博士後研究員的許時嘉博士。

持地六三郎，《臺灣游草》（東京：1923）。資料來源自國立成功大學施懿琳教授所主持之「全臺詩蒐集、整理、出版」計劃小組。

緒方武歲編輯，《臺灣大年表》復刻版（臺北印刷株式會社，大正 14 年初版，昭和 13 年四版發行）。

菅野秀雄，《新竹州沿革史》，昭和 13 年 9 月 29 日發行，臺一版於民國 74 年 3 月由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2002）。

陳培桂纂輯，《淡水廳志》（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2006）。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7 年）第四冊。

論文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五卷第一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7 年，實為 88 年 11 月出版）。

詹雅能，〈櫻井勉與日治前期的新竹詩社〉，《社會科教育學報》第六期（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民國 92 年）。

網路電子資料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之臺灣文獻叢刊 <http://hanji.sinica.edu.tw/>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文化資產個案導覽 <http://www.hach.gov.tw/hach/frontsite/dispatch.do?def=frontsite.index>。

新竹市政府新竹新八景網站 <http://traffic.hccg.gov.tw/new8/Point08.htm>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興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大鐸版；臺灣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大鐸版與漢珍版。

《臺灣新報》，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漢珍版。